

在劇場裏，有這麼一個「浪人」，他相信，劇場內有一些人，走出主流，流落民間，將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在舞台上呈現出來，同時他在演出中尋找樂趣。

文：直子



浪人劇場尋樂

這個「浪人」(Ronin)的概念，原指古時日本失去封祿而被迫離開主家到處流浪的武士。他們手持武士刀，游走於大街小巷，為百姓抱打不平，喜結志同道合之友，同時又會隱山修煉，提升自己的造藝。

「浪」在中國字的意思有二，其一是「海浪」，其二是「流浪」。

一個理念 一個方向

「浪人劇場」並不是一個什麼近期冒起的劇團，而是譚孔文(Alex)對劇場的一個理念，一個對藝術探索的方向。他認為在一個演出，觀眾如置身於海浪中，情緒隨着劇情起伏，經歷驚訝、痛苦、期待、歡樂。而藝術家只有「流浪」，才可發掘創作靈感，為每一個演出尋找其意義。「浪人劇場」希望聚集一班「劇場浪人」，製作具有強烈生活感受的劇目，使觀眾浮沉在「戲海」中，感受戲中人(或觀眾)的過去、現在及將來的生活形態。劇場就像是「劍」，勾勒出創作者對世界的真和美。

恍如生仔 延續生命

Alex一直以多元身分在劇場中工作，製作、行政、教育、布景設計、導演。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浪人，一直在開拓自己的創作靈感。這次，找來另一群浪人(Freelancers)，同心合意(Ensemble)，進行一場試驗。他比喻這次創作為「生仔」，現在正是陣痛階段，很擔心會生出一個不健全的畸嬰，但同

時又要成為父親作出承擔。對他來說，一個演出並不是「black out」，落幕，觀眾離場，一切就結束了。演出本身就是生命，是可以延續下去的。

暗示距離 游走神經

《暗示》是一個關於距離(時間)的故事，現代男人，50年前與「媽姐」在馬里亞納海溝相遇。雖然兩人來自不同時代，但對愛情都有同樣的感覺，煎熬、猶豫、猜度。這次演出以文本切入，並非有了劇本，然後導演、演員、設計師等一起進行分析排練。排練過程中，Alex或有一些意念，形象，感覺，王敏豪(文本及演員)創作文字或編寫處境，然後進行排練，演員透過身體，表演當中的情感/意境。人與人之間的溝通，往往都帶有一種模糊性，很多時候都不直接表達我們對某事某物某人的態度和想法。這種非黑非白，灰色地帶，Alex認為是一種美。透過暗示，讓觀眾感受除了愛情以外更多的情感。

在生活節奏繁忙的香港，有否想過，放慢步伐，走進劇場，經歷個多小時的神經游走，被台上發生的一切帶領？

這個「小生命」是否可以延續下去，就需要觀眾。今天，大家都在討論為什麼要走入劇場，社會充斥着各種各樣的媒介，如電影、電視，甚至透過手機寬頻隨時隨地看視像節目。正因為劇場裏有着活生生的肉身——演員，你可以感受他們在台上的呼吸，情感的變化；同時，觀眾凝神注視，從觀賞的過

程中誘發聯想，可以天馬行空，可以感同身受。這種相向交流，是那麽真實(Authentic)又有機的(Organic)，只有那一場、那一群觀眾、那一刻演員的表演，構成了當下一刻，不會再重現。劇场的魅力，不止於其觀賞性，更是這種即時性，看了令人反思，令人回味。



《暗示》將於2006年10月6至15日，於香港藝術中心麥高利小劇場演出10場。

查詢及訂票電話：2734 9009
節目查詢：7101 2098(林小姐)

劇場口頭禪

音樂篇

音樂聲音 兩邊走

一問之下臉也變青，筆者英文不好，但跟訪者講了大半天，才懂得用兩個超簡單英文生字，去認清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——Music & Sound，今時今刻才知道，音樂創作跟聲音設計是有權分為兩個不同的工作崗位，我頭也大了，那什麼時候會分？什麼時候是同體呢，嗯……又是英文呢……It depends囉。

不分人事，分工種好了，作為一個音樂創作人，重任是與導演天馬行空，在不同的演出片段中構思旋律，當中的術語，無論是英文或中文都怨筆者無法轉達了，例如這段戲的音樂會「飄」一點，下一段可以返回「現實」啦……嗯……還是交由作曲家和導演心神領會好了。

聲音設計則多處理實務工作，在已設計好的音樂部分中，加入音效、調整幅度及順排播放次序，入台之後，安排音樂播放設備，例如揚聲器(Speaker)和超低音揚聲器(Sub-woofer)的擺放。調節Sound Level，一般聲音控制系統預設是「零度」，調節"Sound Level"時，會叫：「唔該減5個，下條track加10個」，又5個又10個是什麼？「分貝」是也，因為我們在做/談聲音啊！而「5」是聲音控制系統的單元度數，所以以5倍增遞減，靜音和最大聲呢？「唔該走咗條聲啦」，然後「唔該推盡佢啦」。

文：阿緣

口頭禪：彭俊傑(劇場音樂工作者)